

“理想是石，敲出星星之火；理想是火，点燃熄灭的灯；理想是灯，照亮夜行的路；理想是路，引你走到黎明。”一首《理想》激励着无数年轻人在追梦的路上前行。11月23日下午，成都学者、作家流沙河因病去世，享年88岁。沙河先生的去世，在文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。

沙河先生晚年致力于文字学研究，在成都市图书馆一月一期讲解传统诗词，成为成都的一道文化风景。我也曾多次去倾听，感受到读者对他的“追捧”，这活动不仅有本地听众，也不乏外地读者路过成都并参与进来。每每看到他瘦弱的身影，我都会想起一位作家的话来：“他那么瘦弱的身躯里竟然有那么一股气，那么硬的一股气。”

因《草木篇》而成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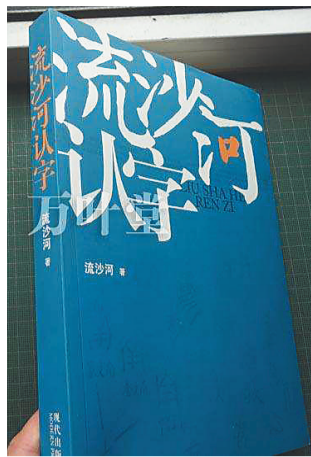
沙河先生，本名余勋坦，1931年11月11日生于金堂县，1935年迁回成都市城厢镇槐树街老家。4岁开始研习古文，做文言文。1947年春，他考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。

追踪流沙河的文学生涯，当从1948年开始，此时他在四川省立成都中学（高中部）就读。这一年秋季，他向《西方日报》投稿，报道校园生活，多次被刊用。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《折扣》，侧写一位老师的困苦生活。在自传里，流沙河说：“1949年春季，在成都的《青年文艺》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《街头巷尾》，因而加入青年文艺社，该社成员多系成都的中学生文学爱好者。同时在成都的《新民报》《西方日报》上发表短篇小说、诗、译诗、杂文共十多篇。这年秋季以高中五期学历跳考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，以该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。入学后不想去听课，只写东西。”

1957年1月1日，他提议并参与创办的《星星》诗刊亮相。就在这一年，26岁的沙河先生因一组取名《草木篇》的小诗被批评。从此，他被押回金堂老家，劳动糊口。1958年，“工余研读《诗经》《易经》《屈赋》”。1960年，“研读摩尔根的《古代社会》与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”。1962年，“被叫到省文联的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，利用方便条件，阅读

流沙河：字看我一生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朱晓剑



流沙河作品集

大量古籍。我一贯爱读书，相信开卷有益，三教九流，来者不拒。被孤立了，无人同我往来，免除干扰，正中下怀。不回寝室睡觉，在图书室里夜以继日地狼吞虎咽地读，在沙发椅上过夜。先是研究古代天文学，从此成为一个兴趣历久不衰的天文爱好者。后来搜集有关曹雪芹的资料，写出叙事诗《曹雪芹》，五百行”，这稿本在后来的运动中被迫焚毁。他曾说：“我对古汉字学最有兴趣，钻透了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做了上十万字的笔记，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部颇具趣味性的解说古汉字的普及读物，花了我三年的时间。此稿题名《字海漫游》，约八万字，被红卫兵抢走，终不可寻。”而因祸得福，为他晚年研究传统文化开启了新路。

与余光中吟咏诗歌

在1978年重回诗坛之后，沙河先生继续创作新诗。且先后出版了《流沙河诗集》《故园别》《游踪》等诗集。关于他的新诗成就，后来他本人也甚少提及，尽管今天我们说起沙河先生，总不免给他冠以诗人之名。如果有人把他称为“诗人”的话，他更愿意被称为“成都文化人”。

沙河先生在编辑刊物之余，也在通过诗歌在海峡两岸进行文学交流，比如通过《星星》诗刊上介绍台湾诗歌。并出版了《台湾诗人十二家》《隔海谈诗》《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》。而沙河先生和台湾诗人余光中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，流沙河亲切地称余光中为“光中兄”，他们的友谊也是文坛一大佳话。余光中在《星星》上正式与读者见面，流沙河是第一个把他的诗作介绍

到大陆来的人。正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，余光中在大陆才广为人知晓。两人隔海相望，鱼雁往还，却迟至2005年2月才在杜甫草堂见面。那一天他们在大雅堂见面，吟咏诗歌。

值得一说的是，沙河先生的名作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灵感也来源于余光中。1982年夏，余光中给沙河先生写信，说起四川的蟋蟀和故园之思。之后，他又在《蟋蟀吟》中写下“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？一去四十年，又回头来叫我？”流沙河感慨之余，写了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作答，“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，我会猜到你正在想些什么。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。”

还原文字的世界

2010年，《流沙河认字》出版。这是沙河先生集数十年之学养，在长期研读甲骨金鼎《说文解字》和先秦典籍的基础上，伏案三年写成的，对汉字文化作出一大贡献。而此时，台湾作家张大春的《认得几个字》也已出版，由此掀开了汉字文化的新篇章。后来所流行的“中国汉字听写大会”、“中国成语大会”，可以说，都跟这一拨汉字文化热相关。

接着，沙河先生以八十高龄又陆续推出了《文字侦探》、《白鱼解字》和《正体字回家》等作品。他曾在书的序言里说：“少时受过古文字学的启蒙，所以对简化汉字看不惯，心识其非。只是由于驯服听话，照学照用，不说二话。留本单位监督劳动改造以后，得以苦役余暇研习甲骨文和金文以及《说文解字》。本单位领导人便知我在偷读‘有毒书籍’，亦容忍

了。回想起来，此亦恩德，使我晚景有所自娱。这种乐观的心态，从中可看出遨游文字天地之间的快乐。”

在还原文字的世界同时，他也尝试寻找文字的流变和本源，不妨称之为“薪火的自觉”，这种方式与时下的简单解说汉字有着本质的差异。成都有这样的文化传人，真是件幸福的事。

沙河先生已经离去，我们在他的作品里依然可感受到他对文化怀有深深的爱。在成都这座城，他写作、生活，都浓缩在了《老成都·芙蓉秋梦》里了。

晚年的沙河先生则致力于传统文化传播，这一点尤其值得珍视。十多年前，在成都都有一个“星期二”茶会，一群成都文化人聚集在一起，探讨阅读与学问。作家彭雄先生曾记有“茶馆问学记”200余次，记录沙河先生参加茶会时，朋友们探讨阅读的点滴。

如果说这是私人间的聚会，沙河先生也在推动成都公共文化的发展。从2009年开始，沙河先生在成都市图书馆开设讲座，从《诗经》开始讲起，连续不断地在每个月的周六下午开讲传统文化，吸引了许多的听众。他讲解诗词风趣幽默，让人看出一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识见。他并不局限于诗词里的沉见，而是告诉听众自己对诗歌的理解。以沙河先生的高龄做这样的公益讲座，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也曾先后多次带着外地朋友去倾听。

不仅如此，后来他在腾讯《大家》支持下，在言几又书店系统讲解《诗经》，每场限40人参加，但听众还是源源不断地过来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沙河先生的文化魅力。☑



流沙河

作家档案

流沙河(1931年11月11日—2019年11月23日)，中国现代诗人、作家、学者、书法家。1931年出生于四川金堂，本名余勋坦。主要作品有《流沙河诗集》《故园别》《游踪》《台湾诗人十二家》《隔海谈诗》《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》《流沙河诗话》《锯齿啮痕录》《庄子现代版》《流沙河随笔》《Y先生语录》《流沙河短文》《流沙河近作》等。诗作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《理想》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。



1987年11月访问新诗研究所(中为流沙河,右四为吕进)。



第一届全国文学奖获得者合影(左三为流沙河)。